

《山本文学奖》 《最受读者欢迎奖》 《吉川英治奖》 《大藪春彦奖》

亲爱的 我们谈谈吧

(日) 垣根凉介 著 叶小燕 译

我从事着一个出卖梦想的工作
所以我有理由虚伪地爱你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亲爱的我们谈谈吧

(日) 垣根凉介 著

叶小燕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亲爱的我们谈谈吧 / (日) 垣根凉介著 ; 叶小燕译. — 北京 : 新星出版社, 2010.11

ISBN 978-7-80225-676-7

I. ①亲… II. ①垣… ②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 I313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02653 号

《KIMITACHI NI ASU WA NAYI》

By Kakine Ryosuke

© 2005 Kakine Ryosuk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.,LTD
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.,LTD

through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.

著作权登记图字 : 01-2009-9917

亲爱的我们谈谈吧

(日) 垣根凉介 著 叶小燕 译

责任编辑 : 姜 淮

责任印制 : 韦 舰

装帧设计 : 郑 岩

出版发行 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 : 谢 刚

社 址 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

网 址 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 : 010-88310888

传 真 : 010-88310899

法律顾问 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 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 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

印 刷 :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: 700×1000 1/16

印 张 : 17

字 数 : 190 千字

版 次 : 2010 年 11 月第一版 2010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: ISBN 978-7-80225-676-7

定 价 : 25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目 录

1	第一章 狂怒之女
61	第二章 玩具之男
109	第三章 老朋友
171	第四章 无处可逃
215	第五章 消失的人

第一章 狂怒之女

1

我这到底是在做什么？

第五位约谈对象是这家公司的经营企划课长，刚刚才垂头丧气地走出了房间。

偷偷瞄了一眼墙上的钟——下午三点。连同午餐时间，已经连续面谈了五个钟头，其中有四个人总算勉强答应自动离职。

还需要一个，才算达成今天的工作目标。

两边的肩颈开始有些僵硬，内心深处也是。

真介叹了口气，稍稍松开领带，转头看着邻座的助理。

“美代子，下一份资料。”

“是——”

川田美代子回答真介的声音，听起来就像已经没气儿的汽水一样。

和她共事将近一年了吧。她今年二十三岁，是人力中介公司派遣的临时雇员，担任面谈助手，公司支付中介的时薪是两千五百日元。其实也没什么工作要做，不过就是静静地坐在旁边，递递数据，端端茶或咖啡之类的。

她缓缓站起来，走到真介身边递上数据。

“谢了。”

数据递过来的同时，她的袖口飘出一阵淡淡的香水味，应该是Bvlgari的绿茶香水吧。这女生脑子虽然不怎么样，五官却相当端正，肤质也很好。因为不常动脑思考太复杂的问题，看起来总是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。瞳孔周围的眼白呈现淡青色，想必每天都睡得很好吧。

老是在一旁发呆的这个女人哪……

社会上就是有这种人，只在意当下，赚来的钱几乎全拿去做脸，修指甲，买条美丽的脚链，对于外在的修饰努力不懈。这些娇生惯养的女生只重视外表，在消费市场来来去去，不管世道怎样不景气，求职如何困难，反正吃住全靠父母。

不过，真介并不讨厌这种人。像现在这样，即使只有他们两人相处的场合，她也不多话，只顾着发呆，更不会说些自作聪明的废话。她就像一幅用华丽外框镶着的画作，毫不得眼。

好吧，接下来是——

真介回过神，视线落在数据的第一页。

右上方照片里的中年男子有一张大饼脸，看起来相当倔强。平山和明，四十八岁，在这家公司二十五年了，现任川口支店店长。

大约在两个星期前就看过这份资料，当时唯一的感想是——这个男人，实在很差劲。

昭和五〇年代中期，从东京某所排名第二的私立大学毕业之后，就进入这家建材公司“森松 House”任职，之后一直从事业务工作，业绩还算不错。个人数据里注明，大学时曾参加橄榄球社团，似乎可以想象得出来，年轻时是靠着孔武有力的气势拿到不少订单的吧。

平山和明在经济景气之际，昭和六十三年（1988 年）被擢升为津田沼支店的副支店长，平成二年（1990 年）升任支店长，平成四年，更荣升神田支社社长，并兼任东京都内东区经理。

接受委托之后，真介对这家公司的内部状况做了一番调查。

通常，只要能当上神田支社的社长，几乎可以确定未来前途一片光明，熬个几年，必定能当上总公司的营业部长，如果没犯什么大错，董事的位子就向你招手了。

不过，这个中年男子的做人经历却到此为止。

平成七年，他被调往规模较小的松户支店任支店长职位；平成十年，更被流放到甲府营业所担任所长；平成十二年，转往静岡营业所。平成十四年，他虽然总算回到大城市担任川口支店的支店长，却必须兼任地方的经理，也就是除了管理部下之外，自己还得四处奔波冲业绩，并不轻松。坦白讲，其实是明升暗降。而且，最后还是免不了落到接受面谈的下场。

他会被降职，除了经济不景气的影响，当然还有其他原因。原本

一路顺遂的他，为什么中途竟会被判出局，这份数据从第三页开始罗列的罪状多到令人吃惊。这些都是真介自己着手搜集来的，由人事部门里对他的不利传闻开始调查，再一一访查曾经和他共事的部下。

真介觉得有点啼笑皆非。

其实，自己现在所做的，和这个男人不相上下。

他看了一下时间。三点五分，应该快来了吧。

旁边那个呆呆坐着，盯着自己双手的女人，大概正借着窗外照射进来的光线，检查指甲油是否完美无瑕吧。真介正想开口说些什么，眼前那扇橡木门背后，此刻响起了重重的敲门声。

真介转身坐定，对着门口说：“请进！”。

银色的门把转动，身穿深灰色双排扣西装的平山走了进来。那张大饼脸在面对真介时，厌恶的神情一闪而过，真介却看在眼里。如果转换成语言，这句话就应该是：“我的去留，要由你这个小毛头来决定吗？”

说得也是，真介才三十三岁，这个男人的年纪大他一轮有余呢。

“您是平山先生吧！”真介很客气地开了口，“请这边坐。”

平山默默走近，在真介面前坐下。他抬起头，视线再度和真介交会。因为觉得遭受屈辱所引发的愤怒，使他的肩头不由得开始抖动。

“谢谢您在百忙之中抽空过来。”真介以熟练的口吻继续说着。从事这份工作已经五年了，对于这样的敌意，他早就习以为常了。

“您要不要喝杯咖啡或是……”

他当然知道，平山这时候哪里还有心情想这些，只不过，这样可以稍稍转移他的注意力。

“喔……不用。”平山嘟囔着，声音像是被痰卡住了一样。

“是吗？那我就直接进入主题了。”真介故意用微弱的声音，一边说一边在对方面前把数据夹摊开，“今天，是贵公司的部长要您过来的吧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部长有没有跟您说过什么呢？”

“嗯……没有特别说过什么。”

通过这样三次应答，可以感觉出对方的态度非常强硬，于是真介采用更慎重的口吻说：“哦，是吗？其实……我想平山先生您应该已经知道了吧？贵公司的营业部门将大幅缩编。”

真介刻意停顿下来，双眼直盯着平山。

对方开始有点坐立不安。接着，他几乎是豁出去了，气愤地说：“也就是说，我已经没什么利用价值了，是吗？”

真介慢条斯理地，把平山应该也知道的真相再说了一次：“总之，大幅裁员是不可避免的了，各地区营业所将一一合并。就算勉强留下来，再过五年，薪资待遇也会有所改变，最多将减薪三成，而且每年冬夏两季的奖金也只剩一个月的了。”

平山心里有数，被叫到这里来的人，就算能侥幸留下来，将来也逃不过减薪的命运。可是以平山家目前的状况来看，有房贷要缴，还有两个孩子在念私立大学，这样的离职条件，无论如何不能接受。

“我个人认为，您也许可以借这个机会，到外面的世界去接受新的挑战。您觉得呢？”

真介言下之意就是公司要解雇对方，只不过依照劳动法规定，不

能提到“解雇”这两个字。在日本，指明要对方走人是违法的，所以只好兜个大圈子，引导对方自动离职。紧接着，真介提出了一些优惠条件循循善诱。

“当然，一旦您下了决定，据说公司方面也会竭尽全力。除了公司规定的离职金之外，还会额外支付给您实际任职年数乘以基本月薪的钱，加上休假的津贴。此外，如果您需要的话，公司方面还可以协助您二度就业。”

平山的脸上浮现出一种难以言喻的表情，他在心里逐一计算：正常说来，以他在公司二十五年的资历，大概可以拿到一千多万的离职金，加上额外的给付，二十五年乘上六十万是一千五百万，总共是二千五百万左右。两个儿子距离大学毕业还有三年，这当中就算没有找到其他工作，也还过得去。真的有个什么差错，手上还有一间位于世田谷区五十坪的房子。真介调查过周边的房价，拍卖之后还清贷款，还能剩一千多万。

面前这小子，想必早就算到这一步了。而且，就算继续留在这家公司也混不出什么名堂，只能领个微薄的死薪水等退休，面子实在挂不住。

他在犹豫。

“怎么样？我觉得这个条件还不坏。您是否愿意借这个机会，跨出这一步挑战全新的自我呢？”

这种恶心的台词，有时候连真介自己都觉得受不了。

平山总算开口了：“可是，为什么是我？”

他嘀咕着，好像一股无名火又冒了上来，突然越说越急：“我在

这家公司已经二十五年了，最起码在前二十年里，一直都是本着为公司鞠躬尽瘁的宗旨努力工作。我的业绩表现也一样，年轻的时候从来不曾输过别人。至少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即使后来当上主管，对总公司交代下来的任务也都全力以赴。”

他因为太过激动，说话越来越不客气，口沫横飞。

“最近这几年，或许我的业绩有些不尽如人意，可是仍然在为公司多赚点钱而拼命，甚至牺牲和家人相处的时间，跟客户鞠躬哈腰，不知看了多少脸色。”他听了自己所说的话，变得更加生气，想必这是个很容易自我陶醉的人，“但是到头来，却想一脚把我踢开，这不是太过分了吗？你说是不是？”

一吐心中怨气之后，他用挑衅的眼光看着真介。真介知道，这个男人的态度开始有所转变了。照这样看来——

“而且，你说的是自愿离职吧？”

“基本上，是的。”

“那么，我完全没有打算离职。”

“可是，平山先生您现在的职位，将来可能会废除哦。”

“那是公司决定的，不是我决定的。”

果然！在刚才说那番话的过程里，他不知什么时候下定了决心，要和这家公司对抗到底。

真介用对方可以察觉到的音量，轻轻叹了一口气，接着摊开数据夹第三页以后的部分。

“这里，有我们公司自行调查的资料，是有关平山先生您的。”

平山眼睛一瞟，视线落在真介的手边。

“根据调查，您三十四岁升任津田沼支店的支店长，之后的十四年里曾经担任过四五家支店或营业所的主管，是吗？”

“那又怎样？”

真介一语不发，取出第四张数据，递给平山。对方也沉默地接过去，拿在手上。

“这上面的数据，是各支店员工的平均离职率。例如：最上面这位田中先生担任主管以来，部属的平均离职率是5.7%，算是相当低。再看看左边这一栏的项目分布图，离职的大多是二十五六岁的女性员工，想必是婚后辞职者居多吧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可是平山先生，很抱歉，我必须指出，您的数值是这二十多位业务主管之中最高的，高达21.2%，在这份表格中敬陪末座。而且依照项目分布图显示，其中有七成以上是二十出头的男性员工，以公司的立场而言，这群人正是薪水不高却冲劲十足的高回报人才。至于其他女性员工，因为个人因素而自动离职的情况也有待核实。再者，不知为何，她们的职务几乎都是支店的会计或总务。我说这些话的意思，您应该了解吧？”

平山眉头深锁，脸上表情僵硬，什么话也没说。

真介自顾自地接着说：“即使现在的状况不像过去泡沫经济时代那样严苛，公司雇用这些刚毕业的优秀人才还是必须付出相当大的成本：招募人才的人事开销、交通费、说明会、职前训练、在职训练等等，以十四年来计算，在一名员工身上要花掉四百万左右。所以，平山先生，过去您手下的员工，扣除婚后辞职者之外，还有将近三十名

年轻人离职。单单这点，就让公司损失了一亿两千万。”

平山一听，连忙提出抗议：“话不是这样说吧。我一向以提升公司的利益为第一优先，为了达成这个目标，或许对他们严厉了点儿也说不定，可是我这么做完全都是为了公司啊。”

“结果，却平白让公司损失了一亿两千万。是吗？”

平山哑口无言。

真介见机不可失，便穷追猛打：“很抱歉，我向您过去的部属做过调查了。依照他们的说法，平山先生您对下属要求的营业目标，通常是总公司指示的1.3倍。而且，以现在的川口支店来说，有三成以上的业绩您是以‘陪同前往’的名义向总公司提报的。这是两年前由您手下离职的员工说的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自己一个人拼命达成的业绩，却被上司用子虚乌有的借口强取豪夺，向总公司谎报。不管是谁，都会干不下去吧？”

“可是，实际上我是提供了一些建议给他们啊。”平山还不死心，拼命为自己辩护，“如果是因此而谈成的案子，也应该算我一份。”

“我们看下一份数据。”真介根本不理睬他的辩解，视线落在另一张数据上，接着，把它递给平山。

“这是每一家支店主管的交际费支出明细。将各主管负责的每家支店全部的费用平均之后，一年大概是一千一百万左右，可是您却花了一千六百万——怎么看都是花费过多。”

“要再跟您说声抱歉的是，我到贵公司财务部调阅过您所有的收据了。我真是吓了一跳！松户、甲府、静冈，不管在哪里，您到了周

末都一定会去某几家特定的酒馆，例如松户的新世界俱乐部、甲府的Shinobu、静岡的银马车，或是在城市饭店吃晚餐。

“曾任职于某家支店的会计小姐说，她回想当时，对自己的工作实在是厌恶到了极点，因为支店常处于缺钱的状态，甚至连买杯咖啡都有困难，却仍然不得不处理支店长在外的开销。如果真有这些钱去喝酒，不要说咖啡，连空调的滤网都可以换个新的了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再来谈谈城市饭店的晚餐费用。您负责甲府营业所时，总务课曾有一位二十三岁的女职员，因为个人因素离职……”

“不要再说了。”平山突然喃喃地说道，“你……不要再说下去了。”

平山低下头，真介一直紧紧盯着他。

这个男人，公司赋予重任让他负责支店或营业所的营运，他却每个星期都利用公款，给酒吧的妈妈桑捧场，还把刚进公司、什么都不懂的女职员骗上床，搞大了肚子，甚至连上宾馆和吃饭的钱都要公司买单。

后来，这个女职员拿掉孩子，辞去工作。

这个传闻当时在他辖内的部属都知道。就像水果装箱一样，如果把一颗烂掉的苹果放在最上面，下面的苹果也会全部烂掉，因此，有些人开始对这份工作失去冲劲儿，纷纷以个人因素为由离开了。

真介瞄了一眼川田美代子，她正看着垂头丧气的平山，依然是一副事不关己的表情，眼神里头找不到一丝厌恶或轻视，让人完全无法得知她到底在想些什么。

真介将视线移回平山身上。

“怎么样呢？就如同刚才跟您提过的，您是否愿意借这个机会，到外面的世界去挑战全新的自我？”

平山抬起头，先前反抗挑衅的眼神，现在变得有些茫然无助。这个男人心里有数，假使要对公司的不当解雇提出诉讼，这些不利的证据一旦出现，自己是毫无胜算的。

“可是，就算是这样……”

“现在决定的话，您可以得到额外的离职金，还有休假的津贴补助，以及协助二度就业这三项优惠待遇，如何？”

言下之意就是：如果放弃了这个好机会，以后的离职条件只怕会更差喽。

平山的脸突然开始扭曲纠结。眼前这个中年男子，仿佛随时都有可能哭出来。干了二十五年的业务，如果有必要的话，要他哭倒在地或跪地求饶恐怕都不是什么难事了。

真介再度将视线移向川田美代子，她还是那样，像个木头美人似的静坐在一旁。真介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加强效果。果然，平山似乎因而注意到她的存在，脸上的表情产生了微妙的变化，就像刚喝下一杯醋一样扭曲着。

“是吗……我明白了。”

对于这个场面，真介竟也感觉到一些异样的不堪。

男人真是可悲啊，尤其像这种毫不掩饰、大肆夸耀自己男子气概的人，更是如此。当他们发现附近有位美女正在面无表情地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，所谓的男子汉自尊及虚荣心就开始作祟，不愿暴露自己

懦弱难堪的一面，真心话只好往肚里吞。

真介对着平山重重地点了点头：“那么，接下来就大略说明一下有关离职的手续，供您参考。虽然最终的决定您可以再详加斟酌，不过，现在先听听无妨吧？”

他稍稍迟疑了一下，结果还是点头了：“我明白了。”

搞定了。

任何事都有所谓的关键时刻。在最重要的一刻，这个男人如果被愚蠢的自尊牵着鼻子走，日后十之八九还是不得不选择离职吧。不过，在对家人说明这件事的时候，一定又会后悔得要命。

十五分钟之后，这名中年男子虚弱无力地出了房门。

稍微叹了口气，真介瞄一眼墙上的钟：下午四点五分。今天的工作全部结束了。

他再次松开领带，整理桌上的资料夹：“来，给你。”

川田接过资料，缓缓地开了口：“村上先生，您……要喝杯咖啡或是什么吗？”

真介摇摇头。这房间的角落放了一套招待客人用的咖啡杯和茶具。

“那些可以收起来了。”

“哦，好的。”

川田单手提着热水瓶，脚步缓慢地走出房间，关上门。

真介突然松懈了下来，整个人靠着椅背，两腿伸直摊在地板上。他觉得好累。

他妈的。有一股冲动，想把所有的东西都给砸了。

他心里明白，像那样的下三烂，要他走路是理所当然的。可是，长久以来对他的种种作为视若无睹的这家建材公司，以及听从命令找足理由劝他离职的自己……混账东西！我到底在做什么，真是够了。

好几次他都想辞掉这份工作。不过，自己不知被这工作的哪一部分深深吸引了，竟然无法自拔。

他偶尔会想，这工作有什么好呢？

想不通。

2

最近这一个星期，公司的同事们个个显得有点浮躁。

这也难怪，阳子心里想，因为个人面谈终于开始了。

那些人差不多是一个多月前派来的，是一家叫做“炒鱿鱼株式会社”的公司，专门负责炒人鱿鱼。公司名字听起来怪怪的，员工看起来也怪怪的。

我们公司的人事部门也真是的，要裁员何必委托外人，自己处理不就好了，为了怕日后麻烦，还特别外包给别家公司。所谓的麻烦，就是那些被指名解雇的员工一旦提出诉讼，公司名誉会因此受损，或是不小心裁到那些董事大佬们的心腹，惹得他们不高兴，甚至导致全体员工对人事部门的不满，等等这些吧。真是没出息、没胆量。

说穿了，当公司提供裁员名单给这家炒鱿鱼株式会社的时候，就已经算是违法了。